

马三家劳教所 江泽民「最好人权」 展示所

马三家教养院是不遗余力为江泽民、罗干卖命“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他们“耐心”“人道”的转化方式主要有酷刑加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

(1) 酷刑折磨：葫芦岛杨红，被电后背等，二个月未恢复，身上没一块好肉；赵雪被电棍打耳朵、后脖子、电嗓子，蹲小号二天二夜不让睡，吃饭只给二分钟时间，并被精神摧残：一说话，就说她搞煽动，不说话，就说状态不对，队长动辄大声斥责；高砚秋被打的无知觉二个月，失去记忆；邹桂容在2000年1月17日兑现大会上，当一名所谓被转化的人在会上说假话时，站起来辟谣，立即被前后左右一大帮被转化的人捂嘴、撕头发、扭胳膊、扳脖子、连拉带拽地拖出会场。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发言将这件事辩解为“党和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帮助教育挽救”。邹桂容在马三家受尽了毒打、折磨、电棍电等，手指被钉过牙签，她身上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几乎没有一块好肉。马三家的人还在她的背上、胳膊上写上师父的名字，逼着她敞背露肉地在二所所有学员的寝室游室；众多事例，无法一一记录。

(2) 体罚折磨：马三家除对没转化的学员除用酷刑外还采用加大劳动量的办法迫害，学员从清晨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晚上10点，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在身体上消耗。还要体罚到下半夜，再加上伙食差，学员身心受到很大摧残。

(3) 精神摧残：他们强行给学员灌输政治统治、无神论和对大法攻击、诽谤、造谣的文章，强迫学员看骂大法的录象、听

天地苍生

第20期 2001年3月29日

骂大法的录音等。天天逼学员写骂人的话，说假话、恶话，编歌骂大法，逼着念“X教法轮功”，强迫学员抄骂大法的书，逼学员写“保证、悔过，揭批、现身说法”，否则就被罚、打。当一些受骗者认识到“转化”的邪恶时，“反弹”回来，管教就用双倍的力量打她们，折磨她们。

马三家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封锁很严，被打、被罚的学员都要有多名“包枷”（分“明枷”和“暗枷”）紧紧看守着，不让与别人接触，更不许家属探视。但纸里包不住火，马三家的邪恶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外界反响： 德国社会支持法轮功

德国高等院校多名教授提名李洪志先生为200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以声张正义。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国际人权会议召开前，已有市长和德国国会议员签署了呼吁信，明确提出：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要求在中国有信仰的自由，撤销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通缉令。除此之外德国各大党派都已先后谴责了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及对人权的侵害。

段凯扬和段津津为法轮功鸣冤，段氏兄妹身陷囹圄 救儿女遭株连，年迈双亲流离失所

段凯扬和段津津是亲兄妹，家住河北省唐山市新立庄，段凯扬大学毕业在天津

工作，年轻有为。妹妹段津津在唐山最大的饭店工作，聪明开朗，多次被单位评为“亲善大使”。

兄妹二人都修炼法轮大法，99年7月因上访，哥哥在天津被判刑1年半，妹妹被判3年劳教，在唐山开平第一劳教所。

99年底段津津在劳教所，为抵制压迫而绝食，在绝食期间每天到砖厂搬砖干重活、或抬大粪。夜晚两人挤一张床，双手被拷在床头，寒冷的冬天胸部以上均露在外。一次父母看到她极度憔悴的样子，得知女儿在劳教所受到了摧残，便同劳教所交涉，被推脱，便打电话到市长处、省里至中央，希望女儿的事得到关注，但他们老俩口却惨遭连累。唐山市公安局610办公室连同开平

区劳教所联合抓拿其父母，老俩口为国家工作一生，生性耿直，都已经60岁了，四处躲藏，有家不能回，又无任何经济来源。他们的精神支柱，一对心爱的儿女在狱中倍受摧残又无法见面。他们的亲友也均遭株连，时时有人打扰恐吓。就连段津津的男友（进所以前相处两个月）也多次被找，甚至叫到公安局毒打，其母被吓得犯了心脏病，整日惶恐不安。

至今历时1年多的逃亡，不知段津津的父母飘零何方。不知段家四口何时才能团圆。

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功真相，共同制止这场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让无数象段凯扬、段津津这样失去自由的法轮功学员能早日与家人团圆，有一个安宁的生活。

任何迫害都无法使我离开法轮大法

得法前：多病多难，脾气暴躁，心理不平衡

得法后：身轻体健，通情达理，更添赤诚心

得法前我多病多难。那时的我身体瘦弱，血压高压不到80，低压不到50，全身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痛，没有一点力气，走一里路就得停2~3次，当时我只有20多岁。

那时的我脾气非常暴躁。父亲在我20岁以前因病去世，母亲岁数大了，我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哥哥，这个家全靠我一人支撑，自己又有病，所以很痛苦，天天哭。当时，我刚刚离开学校，地里活儿不会干，身体又不行。虽然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但我最亲近的两个叔叔对我们很不好，不但不帮忙，别人帮时还不让，说坏话，想把我母亲逼走后分我们家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变成一个争斗心很强的人，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

那时心理也不平衡。我哥因残疾，生活不能自理，按国家政策应有照顾。可20多年，政府就没有一个人问一声，到交提留公粮时我不给。心想：你们把应给我家的照顾都给了那些有头有脸的，这粮我不交。

我哥去世不久，我和母亲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有时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母亲把我们兄妹拉扯大，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又是这样一个人，干脆一了百了，没有我，母亲还好过一些。我决定上吊，被母亲发现了。后又喝毒药，也没起作用。就在我们母女生不如死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

在我8岁的时候，常有一个穿一身白衣，手拿拂尘的人打着坐跟我说一些话。后来我父亲得病不到一个月，就说我奶奶来接他了，尤其在他临死时，我清楚记得他又说奶奶来叫他走，沿着一条大道往前走。所以我一直相信佛、道、神、鬼是存在的。

97年5月有两个同修送我一本书《转法轮》，我一眼就看到书中旋转的五颜六色的法轮，我的心情马上好了，能平静下来了，也有了笑脸，家里的环境当天就有了变化。两个功友知道我家经济困难，送了我一台录音机和师父

讲法录音带，还有几本师父的书，并一遍遍地教我5套功法。我从书上看到了法理，且师父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我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滋味，从此一年2000元的药费省下来了。

心灵得到净化，我不再骂人，见了叔叔叫叔叔，见了婶婶叫婶婶，我还给他们听师父讲法，虽然他们不修炼，可性情改了不少，从此我们就有了来往。我再也不为得不到村里的照顾而心理不平衡了，提留公粮及时交。

法轮大法真好呀！慈悲的师父救了我，不但使我身体得到了净化，而且道德得到了升华，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万载难逢的返本归真的机缘，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唯有用一颗赤诚的心对师父，按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的法理去修炼。

1999年7月20日我因去北京和平上访，被押回本地，提审时，正、副所长说你千万别再炼了，写了保证书就放你。我说：按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都不行，那做什么样的人才达到你们的标准呢？共产党不也叫做好人吗？他们说：快别说了，我们是执行上边的精神，现在杀人放火的不关也得关法轮功。我让他们把刚说的写下来。他们不敢写，只说是口头令，不能写。

江泽民和他的帮凶不明白：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卑鄙手段，罚款、拘捕、劳教、判刑，即使他们迫害死我们170多名同修，也无法使明白了生命真实意义的大法弟子离开大法、离开师父。

♥ 存善念 大法显神威 ♥

我今年五十多岁，曾多年患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走路很费劲。每走一段路都要停下歇息一会儿才能扶墙再走。曾多次求医讨药，手术开刀也没治愈。什么活也不能干。可就在今年正月二十那天，儿子搀我出去遛弯，见到大法条幅落在地上，上写“法轮大法好”。我对儿子说：“多好的条幅啊！可别叫别人踩脏了，还是让它高高挂在树上叫大家看吧！”于是，我和儿子就捡起来往树上扔。因为我的身体动作不灵活，费了好几次周折才扔到树上。“法轮大法好”又展现在大路行人的眼前。没想到此时奇迹出现了，我顿时感到一身轻松，不用儿子搀扶就自己走回家去了。第二天，全身疼的感觉没有了。现在我能开拖拉机，能下地干活了。

我没炼过功，但我相信法轮功的奇效。这使我主动去敲响了法轮大法弟子的大门，我也要修炼！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3月29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高达177名。